

“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到底是誰的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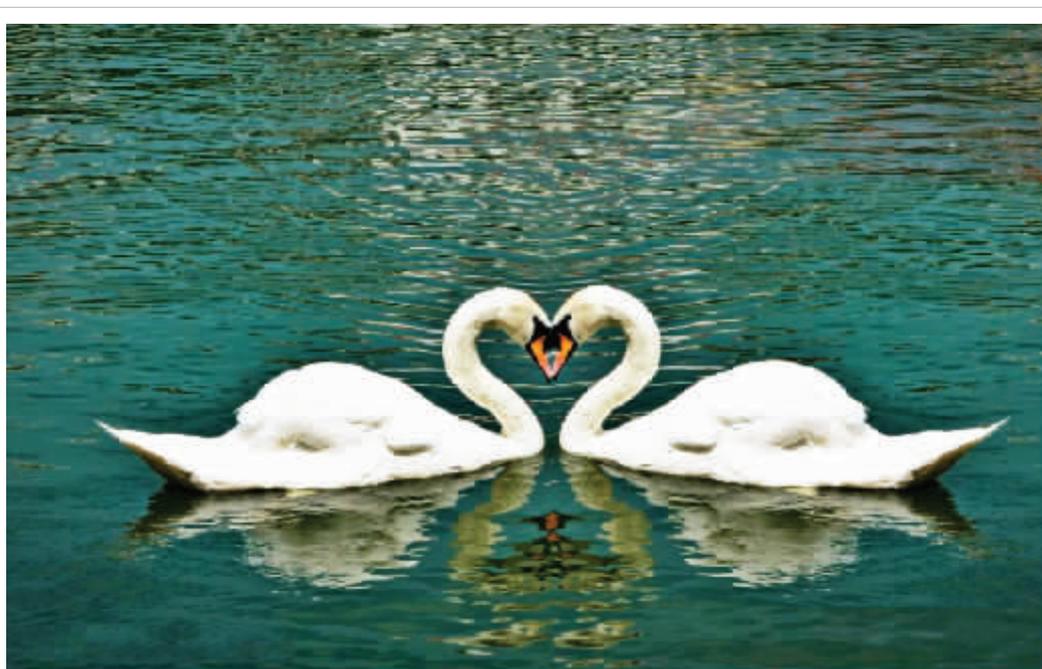
■杨新宇

前一段时间，我们复旦中文系张业松教授在微信朋友圈吐槽某些“标题党”出版社，诸如某社将所编周作人的一本文集取名为《我独爱生活应有的样子》，而某社编了本沈从文的小说选集，名之曰《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此种行为近年似有流行之势，这些书名要么煽情，要么酷炫，无非是要吸引读者。但这些名字既非作者自己原来的书名，又非其单篇作品的标题，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我也见过不少这种情况，如汪曾祺的《鹤舞少年》，此书还被放在“麒麟中国新文学少年读本”丛书中，岂非误导少年读者？

尤其是沈从文的这本小说选集《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我一见到便大吃一惊，因为标题出自戏曲研究专家徐朔方早年的诗作《岁月》。何以该出版社会用徐朔方的诗句给沈从文的小说选集命名呢？徐朔方这首诗于1948年5月发表在《文学杂志》第二卷第十二期上，全诗如下：

岁月如密植的行道树
正如我们初次散步时
心里想走得很慢
可是总觉得太快
不论谈笑或无言
行道树一株一株过去
我们相爱一生
一生还是太短

带着疑惑，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方知自己孤陋寡闻，“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这两句诗，经由董卿在《朗读者》节目中吟诵后，俨然已成“网红”诗句。而董卿在节目中说得很清楚：“我最喜爱的一句沈从文的情诗，只有十个字，但是我觉得深深打动了……他说，我们相爱一生，还是太短。”（这里董卿漏掉了“一生”两个字。）董卿说这是沈从文的情诗，同样，网上也只说这两句是沈从文的诗，却没有人提到出处。我只好进行学术搜索，终于查到李扬所著《沈从文的家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近日，火爆全国的文化综艺节目《中国诗词大会》迎来了第三季，在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中国古典诗词、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同时，也观照当下的生活和人生。本文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杨新宇也是一位诗词爱好者，他对“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这句流传甚广已成“网红”的诗进行了考证，不管结论是否正确，追索本身也是有价值的。

——编者

版）一书中有个注释，告诉读者这两句诗“语出沈从文，参见林蒲：《投岩麝退香》，《长河不尽流》，第16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于是我按图索骥，借来《长河不尽流》查对。

林蒲是西南联大诗人，沈从文的学生，他的《投岩麝退香》是他在沈从文去世后写下的回忆文章，提到这两句诗是因为谈到沈从文“曾拟写一部戏剧”，“起意很早，早过北平我认识他的年代。在昆明时也是一再提及，和接近他的学生分享构思，打下了的蓝图”。当“沈师为述构思的蓝图时，曾说戏台上演员对于对话与动作的运用，不要忘了京戏中的‘无话不歌，无动不舞’”，于是有人回应他，“按照此路线发展下去，京戏中的象征手法，亦应该联合采用。这样一来，和目下西方运用于文化艺术各部门的主题：‘诗必朦

胧，画必抽象’殊途而同归”，甚至提出“不排除起用希腊戏剧的‘合唱队’”。

沈师听完后，徐徐说着：“当然，凡是好的，可行的，我们都应该引为同俦。口语传情，载歌载舞，起自《诗经》，继以《楚辞》，都有文字记录可寻。”“山歌易唱口难开”，在西南天地间，以“对歌”来表达抒情的体操，更是满山遍野。问题是如何剪裁，部分承继传统，发扬光大它；部分需要扬弃，彻底的扬弃。答复更具体说明他的要求。他脱口而出：“‘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他引用的这两句杜甫《柳边》诗，适切解答了问题，且扼要地说明写此剧本的主旨。大家正惊异着，我默默暗念“语不惊人——”，还没有念完，沈师紧着叙述他和文学的因（姻）缘关系：

我们相爱一生
一生还是太短

林蒲此文只是一个孤证，且写于1988年，时隔40多年，记忆恐难免有误，若非当年记有日记，诸多细节栩栩如生，实难令读者尽信。并且此段逻辑有些跳跃，揣测文意，林蒲记述的事件似发生在昆明，但在昆明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并未中断，为何要用“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来形容自己和文学的关系？而到了1948年底，12月1日和7日沈从文分别致信季陆和吉六（按：根据读音，季陆和吉六当为同一个作者的两个笔名），两封信中都提到自己人近中年，写作习惯已不容易改变，面临大时代的来临，“即未被迫搁笔”，最终也不得不搁笔，当此之时，“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倒是颇符合沈从文的心境。尽管后来辛笛在发表于1994年第二期《诗探索》上的《诗之魅》一文中，也有“‘我们相

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沈从文语）”的说法，但不知他是否因读过林蒲的《投岩麝退香》才有如此表述。

因为我对沈从文的文章并不太熟悉，为写此文，我专门去翻阅了《沈从文全集》的诗歌卷，确实并无这两句诗，至于某社出的那本《我们相爱一生，一生还是太短》，有豆瓣网友说“全书我也没看到书名的出处”。徐朔方曾写过一篇《读沈从文选集〈凤凰〉》，从这篇评论来看，徐朔方与沈从文人生似无交集，这两句诗如果是沈从文所写，并且没有发表，徐朔方何以得知？如果是徐朔方所写，他投稿给《文学杂志》，《文学杂志》由朱光潜主编，是京派作家的重要阵地，沈从文在其上就发表过多篇文章，他看过徐朔方的诗应该是很正常的，甚至在1948年5月之前就看过稿件，也是有可能的。

因此，如果林蒲记述的事件发生在1948年，那么很可能是沈从文引用徐朔方的诗句。况且沈从文也并未说这两句是自己所写，正如他前面吟古诗“枝枝总到地，叶叶自开春”，后面也不妨吟两句新诗。关键在于林蒲和沈从文1948年究竟见没见过面，林蒲文中虽然说：“自1938年和沈师昆明握别，至1948年放洋来美以后，音讯断绝。”但这一段的表述也不是很清楚，“昆明握别”后到1948年林蒲赴美之间，是不是两人完全没有见过面？当然，我没有时间去翻阅一遍《沈从文全集》，或许他的哪篇小说、散文或书信里曾写过这两句也未可知，诚盼沈从文研究专家指正。但即使徐朔方真的借用了沈从文的诗句，他这一首《岁月》也是浑然天成，全诗的价值也不能全然抹杀，拙文就当是徐朔方《岁月》一诗的推介吧。徐朔方1986年出版的诗集《似水流年》里偏偏漏了这首佳作，1993年出版的《徐朔方集》仍未补入，难道是徐朔方为避免抄袭嫌疑故意不收？

（上接第一版）看来亦不易成卷。（估计日人或书商购去以后，若认为有利可赚，或首先一万重印，亦未可知。）

这里从各省来京亲友熟人谈到些地方问题，总不免会使人得到一种痛苦印象，令人深怀杞忧。摊子过大，问题不少，得用人员却不够多，亦使人无可奈何！

从以上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先生在京虽然深居简出，对文学界近况仍然很注意；他年岁大，视力又不好，还是抽出时间，把当时一些正走红的作品读了。也就在这封信中，他说：

近和家中人读古华作的《芙蓉镇》中篇及张洁作的《沉重的翅膀》。家中大小数人，读后都觉得写得深刻动人。但是如认为样板书，或亦易成为“不点名”批的对象（或在小范围内已批判，不得而知）。我们因不懂问题是否触犯“时忌”，只是照一般标准读作品，觉得写得比同时一些创作好些，是可从作品中明白些不易明白的大小

问题，如此而已。若从政治要求判断，或将是另外一种情形。张洁文字弱点，似有意从“意识流”方式上用了些心，在对话中经常附加了些“解释”，不善于直接从对话中加以安排处理，因此对读者反而发生不连贯印象。但说到副部长以下的处局长中层干部勾心斗角的情况，一群新官僚，打官腔的种种，还是写得相当好，大处小处，均能把握住他们的特征、性格……

先生在从事文学、考古之余，一向对画作关心，言必中的，能把每幅画作的优劣说得很透彻。他曾在《艺术教育》一文中反对画家只在公园里对着牌楼作画，只会在室内对着吴昌硕、齐白石的作品摹仿；他提倡画家到大自然中去。

他虽然离开云南多年，对云南画家仍然很关注。如那期间，云南有几位画家的画在北京展览，先生也特意去观看，并在给我的信中说：

九月中在北京看过一次云南五人画展。姚运生长公子（按：为著名画家姚钟华）作的油画较正规，底子也扎实。另外一位作中国山水的不会皴石头，又用的是墨汁，一片灰，不甚成功。又有另一位追求国外早已过时的什么派，恐是不通。其实在云南作画宜大量用绿色，在绿色中见层次，会给人眼目一新印象。向现实多学习可取法处甚多，何必追求那些与中国传统离得极远的似新实旧的技法走死路。特别是作了教师的，值得帮助他们把国画底子打得好些，前路实广阔。他懂得多些，对学生以后影响大。补救这个教师知识不广的办法，能就国内邀几批人来短期讲学，搞几回示范性展例，所费不大，而影响会相当好。（四十多年前初到昆明那天，我即为梁思成夫妇用他的小汽车把我运到北门街内火药局附近欣赏昆明市风景，一片绿影。这事快五十年还系留在记忆中。想不到在展览室只能看到一些大小棕色圆圈

和用死墨作成的画幅。）

沈先生虽然不是画家，但是学识渊博，古今画作看得多，也就能在简短话语中，对当前一些画家脱离生活，闭门造车，以致画作了无生气的缺点，切中要害。

早在1934年他就在《艺术周刊》的《诞生》一文中批评了只会带着学生在公园里作画，而忽视了大千世界的颜色与光，点线与体积，以及汉唐壁画、希腊艺术的美术教师们。因为如此会把学画者引入无新路可走的困境。

向古典学习，从广阔的大自然寻求鲜明的色彩和丰富的形象，这是先生对从事艺术的人的朴实忠告。听从者得益，忽视者也就长期难以走出新路。

如今又是近40年过去，沈从文先生也作古多年，再读先生这封看似闲聊却语意深长的信，以及他论述艺术的一些文章，仍然令我感慨良多。